

我摇摇们

扎米亚京摇著

范国恩摇译

扎米亚京的《我们》开禁的再思考

摇摇——（代序）

吴泽霖

长期以来，苏联和西方对 20 世纪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1918）有一个一致的认识。这就是说它是一部“针对苏维埃国家的恶毒讽刺的作品”，其矛头直指共产主义制度，而在《我们》创作 20 余年之后，1938 年在苏联开禁发表，也是把它作为一面反对苏联制度的旗帜祭起来的。为了理解这部反乌托邦小说的奇特命运和历史价值，我想谈谈这部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艺术特色的一些侧面。

一、《我们》是在乌托邦文学样式中，对俄罗斯民族传统的社会思考的继续和深化。

乌托邦小说，作为自古以来预想和思考未来社会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近代社会得到充分的发展。从 16 世纪到 19 世纪约有近千种之多，19 世纪上半叶就有 100 余种。而其中反乌托邦小说，作为对社会理想的批判思考形式，尤其在工业化最早的英国得到蓬勃的发展。表现出现代人面对工业化社会的美好理想和现实弊病之间的矛盾反差的反思。

而俄国乌托邦小说的特点，则在于它更着眼于思考俄国民族的迫切的社会问题，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常常是以梦境的形式来表现（比如从苏马罗科夫的《幸福社会之梦》（1791），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维拉的梦）。这不仅是为了对付俄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也由于俄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太深的断裂。

而俄国的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奥托耶夫斯基的《无名城》写于1928年,它反映着俄国人在步入资本主义社会门槛时已经开始对未来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惟利是图的社会的批判性思考。而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年的一些反乌托邦小说,如1919年费德罗夫的《1919年的一个夜晚》(1919)和1920年勃留索夫的《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1920),都尖锐地提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自然、人性的冲突。其中甚至从情节上都有可供扎米亚京的《我们》借鉴之处。

《1919年的一个夜晚》中的城市是罩在透明的罩子里的,马路上滚动着“自动行走带”。每一个人的肩上都缝着自己的“工作号”(但是互相间还有称谓,《我们》中则没有了),这里也取消了婚姻,“千人长”逼迫人去报名“为社会服务”——就是去和一个象征统治者的卡尔波夫博士过夜。一个叛逆者巴维尔向往着农夫的生活,他认识到现在人人温饱的生活中“一切人都是奴隶”,“可怕的没有意义的‘多数’像石头一样压制着一切自由的运动”。他想“扼死这些没有灵魂的人们”。

《地球》、《南十字架共和国》里的故事同样发生在罩着玻璃罩子的城市里。这里有高度发展的科技,有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而在民主的幌子下实行着专家专制统治。这里的人们住着同样的房子,穿着同样的衣服,在同一时间吃同样的饭食。这里同样有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以防反对“苏维埃(假想的当时的政府)”专政的言论发表。而结果,这个城市里人们都患了一种“矛盾综合症”:想的一样,说的另一样,这个病症终于使这个城市很快毁灭了。

这些反乌托邦文学情节的共同特点就是讲,人与大自然的隔裂,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社会,科技文明的发达,高度的统一性压抑了人的个性,而富足是以丧失个性自由为代价的。

在十月革命前(1917—1918)目睹了英国工业化社会种种弊端的扎米亚京写作《我们》,实际上是继续着他在写作《岛民》(1918)时期已经开始的思考,同时也是继续着俄国人的传统的反乌托邦思考。当然,作为一个20世纪的思想的先行者,他的思考范围绝不仅仅是苏联

社会,而是在警惕地、批判性地审视着整个人类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走向。扎米亚京在1924年对《我们》主题这样解释:“目光短浅的评论家在这部作品中只看到政治讽刺,这当然是不对的。这部小说是一个危险性的信号,预告人和人类会受到无论是机器还是国家过大权力的威胁。”

《我们》写成于1918年。苏联国内战争年代之后愈演愈烈的社会弊症当时还在萌芽状态。与其说扎米亚京在诽谤苏联社会,不如说是表明他由于对现代社会初见端倪的弊症的尖锐目力和思想预见力,对之后几十年可怕后果的不幸而言中。

二、同时《我们》又是针对十月革命初年的空想社会思潮而发的。

国内外有一些学者常常援引扎米亚京对小说的解释,试图为之“说情”:《我们》不是针对苏联的。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又确实是对十月革命初年,特别是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形形色色的社会乌托邦思想的一种反应。小说并没有去过多地展示科技进步对人类造成的“威胁”,而是把工业化和集权化绝对地联系起来(这在对比另一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奇妙的新世界》时格外明显)。小说思考的是关于自由和幸福的关系、人的个性权利和暴力、极权的矛盾问题。所以也可以说,在俄国长期专制制度的背景下,扎米亚京进行的首先是对民族命运的具体思考。

十月革命后,苏联所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以超经济的强制、政治上的集权来抵御国内外的强敌,战胜国民经济上的严重破坏,从而要求国家权力的高度统一。而这种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施行的暂时性的抹煞个性、集权化、强制性的措施被一些人(如无产阶级文化派)绝对化、理想化,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来歌颂,便成为一种荒谬的东西。这其中所隐藏的极大的危险性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我们》的书名就是十分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正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最典型、最基本的主题。

一切是我们，
在一切中是我们，
我们是火焰和胜利之光，
我们是自己的神灵、法官和法典。

(基里洛夫《我们》)

而另一位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加斯捷夫在《无产阶级文化》(1928年 怨—元期)上是这样描述机械化的集体主义未来的：

“标定的倾向不断扩大，成为工人运动的战斗形式：从无产阶级的罢工、怠工，到社会创造、饮食、住宅，以至整个个人私生活到美学的、智力的乃至性的需要。机械化的不仅是各种姿势，不仅是生产劳动的方法，而且还有日常生活的思维，这种机械化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相结合，使无产阶级的心理惊人地标准化起来……即使还没有国际语言，但是有了亿万人拥有的国际化的姿势，国际化的心理模式。而正是这一点使无产阶级的心理变得惊人的无记名性，可以将个别的无产阶级分子任意视为葬遭糟或是猿猿园猿园等等……继而这种趋向无形中使个性思维成为不可能的，使之融于整个阶级的客观心理及其心理开关、接合系统中。……这种机械化了的集体主义的出现和个体性如此格格不入，如此具有无记名性，这就使这些复合性的集体运动接近于某些物质性的运动，在这些物质中，没有人的个性面目，而有的是均衡的、标准化的步伐、无表情的面孔、无感情的心灵。激情成为不能用呼喊和笑声，而要用压力计和计费器来衡量的。……我们在走向对事物、对机械化了的人群的前所未有的客观性的展示，我们在走向不知道任何个人隐私和柔情的、震撼人心地一览无余的壮美。”

加里宁在评价这位无产阶级文化派诗人的一首诗时曾这样说：“这里没有个体的‘我’的位置，……这里只有一个多种面孔的无比大的不可计数的‘我们’”。对这样一种浑然一体的“我们”，另一位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权威 鄂波格丹诺夫给了画龙点睛的一笔。他一针见

血地指出,在这幅模式图中,“还有一个隐而未现而十分重要的一面。在他的集体背后……有一些看不见而可以感觉到的领导权威。”

于是,在这权威的领导下,

“在噪音、闪光和轰鸣声中,
人和物有节奏地行进,
我明白,我清楚地看到,
他们每个人都戴着号码和通行证。
所有的房子都成正方块形,
住宅街段都方方正正,
人们都置于立方体的房间中,
每个物体都明白和知道
自己在巨大运动中的使命……

这是著名的《我们》一诗的作者基里洛夫的又一首诗:《铁的救世主》。

至此,可以看出,实际上,无产阶级文化派已经为扎米亚京塑造了《我们》中的基本的形象体系、活动方式和生活场景。区别仅仅在于,在无产阶级文化派看到美和善的地方,扎米亚京却看到的是丑与恶,看到和他的人道主义理想格格不入的危险的前景。

三、《我们》的主题和艺术成就。

正如《我们》中的主人公 阅原(译音)所说的,“要想鉴别思想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只需给它滴上一滴强酸就行”。这就是把事物引导到极限。”《我们》中的新现实主义方法就在于把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逻辑推向终点,从而对俄国社会革命家、俄国思想家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部日记体的悲剧小说描写的是经过 四四年战争而建立起的“大一统国”。它几乎复写着前面提到的反乌托邦小说的种种背景:围着

绿色的高墙,头上是消过毒的天空,一切建筑都是玻璃铸成的。这里没有个人的隐私,没有个人的姓名,只有胸前的国家号牌。为了使每一个“号民”得到“数学般的绝对幸福”,他们以牺牲个性自由为代价而达到“理想的非自由状态”。在这里,舞蹈的美是因为它是一种“不自由的运动”,而“诗歌就是为国家服务,就是实用”。千百万“号民”按照《作息条规》、《诚实号民义务条例》,同时起床、散步、进食、工作、睡觉,甚至性生活也服从统一的安排。总之,个性消失了,就像微小的“克”在“吨”面前那样无足轻重和必须服从。

而这种幸福境界——“理想的非自由状态”是需要暴力,需要威严的造福主的极权统治来维持的,需要他的无所不在的手——护卫局的无所不在的监护和造福主的“钟形瓦斯罩”——极刑机器的惩治,当然,还有已经深入每个号民心中的护卫们的自我审查。

然而反叛仍然不能止息。女主人公 陈景润 一伙筹划把准备去“解放”其他星球上处于“野蛮的自由状态”的生物的“一体号”飞船劫持到“绿色长城”之外(象征自由和自然)。日记的主人公,受着思索、失眠折磨的 阅原 被确诊为患了病——“长出了心灵”,为此而做了“幻想摘除术”,于是“头脑又空了、轻了”,“没有任何妨碍笑的东西了”,他自愿向造福主供出了“幸福的敌人”,包括自己心爱的女人。

小说中的造福主对幸福和暴力作了辩证:人类一直想有人一劳永逸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幸福,然后用锁链把他们圈进这一幸福之中。而现在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事。于是,一切暴力都得到了辩解。在这里,扎米亚京的思考又回到了多少年来俄罗斯思想家始终思索的问题:这里不仅有关于“天堂”抵不上“一个小孩的眼泪”的辩争,关于能否以对未来的允诺剥夺人们的真实权利的辩争,还有能否接受放弃个性和自由和幸福,能否筑成一个幸福的蚂蚁窝的思考。

女主人公 陈景润 以个性自由反抗极权主义的形象,表现了扎米亚京的思想。她不承认最后的革命,不同意有“终止了的”宇宙,她反对这种“精神上的熵”。她在造福主的酷刑中,坚韧沉默地望着造福主和

木然傍坐的 阅原缘——自己的恋人和出卖者。她知道“绿色长城”正被打破,人与自然的隔裂一定要恢复,墙外的反叛仍在继续,人性中向往自由、爱情的“我”总是要说出自己的话来,即使如 阅原缘这样诚实的“号民”也会不由得“长出了心灵”来。教条的,划一的,极权主义的东西是和人的本性格格不入的。可以说,《我们》(我们)已经阐明了作者 阅年代一系列文章中的观点,发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可能被扭曲的“危险信号”。

同时,《我们》也充分地展现了他的独特新颖的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创新。它不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写真,也不是象征主义地完全超越这个现实的世界。它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挚爱,既超越而又贴近这个世界,多维地、动态地看到这个世界的深层问题。从而,现实与幻想结合的画面,夸张、荒诞和隐喻的运用,就成为思考这个世界的必要手段。小说富有象征主义绘画般的浓烈的感觉色彩。透过 阅原缘的心灵和眼睛折射出的世界,充满鲜明而意味深长的视觉性和感觉性。造福主暗如深洞的眼睛, 阅原缘那火红的嘴唇,号民们蓝色的制服,出入于护卫局的身形如 杂的家伙……通过这些形象,作者沟通着和读者灵犀相通的感觉通道。而扎米亚京独特的辛辣尖刻而又深邃、幽默的语言,的确不愧为高尔基所说的“俄罗斯语言的卓越大师”的称誉。

四、《我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不能否认,《我们》的作者当年对苏维埃国家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也不能否认,《我们》的开禁是得到当年苏联“变革者”的支持的。他们也的确要用《我们》这锅老汤来煮自己的肉。

然而,应该指出,《我们》所抨击的,绝不是《共产党宣言》里所预言的那个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然产物的共产主义,不是那个“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人们如果在《我们》中照见现实中某些相似的东西,而认为它对现实的颠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应该说,这并不是《我们》的过错。从小说对社会政治层面的影响来说,它本应该成为促进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

的因素。正如扎米亚京当年说过的：“俄国现在没有敌视革命的作家。因为他们并不认为革命是一位需要特别守护，要躲开哪怕只是一点点穿堂风的肺癆小姐。”这部小说创作于苏联建国之初（1918年）而发表于苏联解体之前（1988年），这与其说是《我们》的不幸，不如说是我们的不幸。

从世界文学史的层面看，《我们》作为 20 世纪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奠基作，第一个提出了现代社会中机器和国家对人的压抑这个世纪性的主题，并发出了危险的信号。和另两部流露出悲观情绪的反乌托邦作品（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阿·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相比，它在思想艺术上显现出坚韧的积极情调，表现出扎米亚京对“革命的辩证法”、对世界永远向前的坚定信念。

1918 年 1 月扎米亚京在和记者谈话中说，“人们给我讲过波斯的一个关于公鸡的寓言。一只公鸡有一个坏习惯，总爱比别的鸡早叫一小时。主人陷于尴尬的处境，最终砍下自己这只公鸡的头。小说《我们》看来也是这只波斯公鸡，这种问题以这种形式提得太早。”^①

而在世界的一脚迈进后现代社会的今天，在世界走向多极化、多元化的今天，在人的个性呼唤着伸张的今天，在人类经历了 20 世纪现代化进程中人和自然相敌对的现实，人性的可怕的异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之后，再拉响《我们》曾试图发出的预见性的危险信号不会是亡羊补牢吧？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为这部写于 20 世纪前叶而前瞻着整个世纪和更远未来的小说感到骄傲。它以其在思想、艺术上的先锋性在 20 世纪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原载《俄罗斯文艺》1988 年 1 月号。收入本书中，文中《我们》的若干引文根据本书统一。——编者）

① 《世代》（沃罗涅什）1988 年 1 期 156 页。

目摇录摇

扎米亚京的《我们》开禁的再思考 (代序) 吴泽霖

我们 叶·扎米亚京 员

附录 员缘

摇一、自传 叶·扎米亚京 员缘

摇二、致斯大林的信 叶·扎米亚京 圆远

我摇们

笔记之一

摇摇提要 通告。最英明的路线。长篇叙事诗。

今天《国家报》刊登了一则通告，现将原文逐字抄录于下。

“再过 晃晃天之后，‘一体号’即告竣工。第一艘‘一体号’升空的伟大历史时刻，已经迫在眉睫。一千年前，你们英雄的先辈征服了全世界，使之归顺大一统国。一项更加辉煌的壮举有待于你们去完成：你们将驾驶着用玻璃质料制造的喷火式电动飞船①‘一体号’去实现宇宙的大一统，求出这个无穷方程的积分。你们必须迫使居住在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就范，给他们带上理性之造福枷锁——他们很可能仍然处于蒙昧时代的自由状态。我们将给他们送去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精确无误的幸福。如若他们对此不理解，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接受这种幸福。不过，在动用武器之前，我们要试一试语言的威力。

“兹以造福主之名义向大一统国全体号民②通告如下：

“凡自认有能力者，均应撰写论文、诗篇、宣言、颂歌或其他文字，颂扬大一统国之宏伟壮丽。

① 原文并无“飞船”一词，并且全书无一处提到“一体号”的名称，只说它是一种星际间运输工具。为了行文方便，中译者把它称作“飞船”。——译者

② 即“大一统国”的居民。原文（英译 炫目）意为“编号”、“号码”，因为该国居民没有名字，只有国家颁发的编 Номер 号，人们均以号码相称。为了便于阅读，试译作“号民”。——译者注

“这将是‘一体号’送出去的第一批货物。”

“大一统国万岁！号民万岁！造福主万岁！”

我写这段文字时感到自己两颊绯红。是的，就是要求出巨大的宇宙方程的积分。是的，就是要把蒙昧状态的曲线展开，按正切渐近线，即按直线把它校直。因为大一统国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是一条伟大、神圣、正确、英明的路线，是一切路线当中最英明的路线……

我是号民阅原~~阅原~~，‘一体号’的建造师。我只是大一统国众多数学家中的一员。我这支写惯了数目字的笔，无法写出旋律优美的音乐。我只是试着记述我的见闻和我的思考，确切地说，是我们的思考（的确如此，是我们的见闻和思考，惟其如此，就用《我们》作为我这部笔记的总标题吧），然而这些文字均来源于我们的生活，来源于从数学角度而言至善至美的大一统国之生活。既然如此，这篇东西就其本身而言，不就超出我的初衷而将成为一部长篇叙事诗了吗？肯定如此，对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并且是了解的。

我写这篇东西时总感觉自己脸上火辣辣的。这种感受，和一个女人初次听到自己腹内尚未睁眼的新生儿的脉搏时的感受，大抵是很相似的。这既是我，同时又不是我。我必须用自己的体液、自己的血浆孕育他长达数月之久，然后再忍痛使他脱离自己的身体，把他双手奉献给大一统国。

但是我心甘情愿，每一位号民，或者说几乎每一位号民都会这样。我心甘情愿。

笔记之二

摇摇提要：芭蕾。正方形的和谐。未知数载

春天。风从绿色长城外面，从眼睛望不见的荒野刮来含蜜

的花粉。这种甜甜的花粉令人感到嘴唇发干 ,你不由得时不时地用舌头去舔它。想必迎面走来的女人 (当然也包括男人在内) ,他们的嘴唇也是甜甜的。这不免有些妨碍逻辑思维。

然而你看那天空 ! 湛蓝的天空 ,没有一丝云翳 (古人的鉴赏趣味何其荒诞不经 ,他们的诗人面对着这一团团奇形怪状、乱七八糟的水蒸气 ,竟然会大发诗兴) 。我就是喜欢 ,而且如果我说我们大家都喜欢这样一尘不染、纯净无瑕的天空 ,我确信我没有说错。在这样的日子里 ,整个世界看上去就如同绿色长城^① ,如同我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 ,是用坚实、耐久的玻璃质料铸造而成的。在这样的日子里 ,你可以看到事物的蓝色的最深层 ,看到事物的迄今未知的奇妙方程式——而且是从最普通、最司空见惯的东西中看到的。

就说今天早晨吧。我来到“一体号”建造现场 ,一眼就瞧见了那些机器 :调节杆的圆球紧闭着双眼在那里忘情地旋转 ,曲柄轴光闪闪地左右摇摆 ,平衡器趾高气扬地扭着肩膀 ,插床的刀具随着无声的音乐频频做着下蹲动作。我突然发现 ,在淡蓝色的阳光照耀下 ,这一台气势恢宏的机器芭蕾是何等壮美。

接下去自然会有人问 :何以会美呢 ? 舞蹈为什么是美的呢 ? 答曰 :因为这是一种非自由的运动 ,因为舞蹈的全部深刻涵义就在于绝对的审美服从 ,就在于达到完美境界的非自由状态。有人说 ,我们的祖先在他们生活中最兴奋的时刻常常手舞足蹈 (如宗教仪式和阅兵大典) 。如果此言属实 ,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 :非自由本能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天然属性 ,而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只是有意识地……

这时示码器响了 ,我不得不暂时停笔。我抬眼一看 ,是

① “绿色长城” (英译 绿色屏障 ,是一道把“大一统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玻璃墙。——译者注

韵原~~源~~果然是她。再过半分钟她本人将驾临此地 ,邀我去散步。

这个可爱的 韵! 我一向觉得她长得很像她的这个名字 :比母亲标准中的规定矮了 ~~五~~厘米 ,因而浑身显得圆滚滚的 ,还有她那张粉红色的嘴巴 ,也是呈 韵字形 ,我讲每一句话 ,这张嘴巴都张得大大的。另外 ,她手腕上的褶纹也是圆鼓鼓的 ,像孩子的褶纹一样。

她走进来时 ,我大脑的逻辑飞轮仍在轰鸣着 ,在惯性的作用下我谈起刚刚拟定的那个涵盖了机器、舞蹈以及我们所有人的公式。

“妙极了。对不对?”我问。

“是的 ,妙极了。春天来了呀。”韵原~~源~~给了我一个粉红色的笑脸。

好嘛 ,您听听 :春天来了呀她说的是春天。这些女人哪我把话打住了。

我们来到楼下。大街上人山人海 :每逢这样好天气 ,我们通常利用午饭后的一小时个人时间做一次额外的散步。一如往常 ,音乐工厂^①用它的全部铜管乐器奏着《大·一·统·国进行曲》。号民们 ,成百上千的号民们 ,身穿浅蓝色的统一服^② ,胸前佩带金色的号牌 (每个男女号民都有一个由国家颁发的号码) ,整齐地排列成四人一排 ,意气风发地走在大街上。我 ,我们这一排四个人 ,只是这股洪流的无数浪花之一。我的左边是 韵原~~源~~ (如果在一千年前 ,由我那些满身汗毛的祖先中的哪一位来写这句话 ,他肯定会在她的名字前面加上 “我的 ”这个可笑的字眼儿) ,右边是两个不认识的号民 ,一男一女。

① “音乐工厂”原文为 “Музыкальный завод” (英译 配乐器制造厂)。可能是一种播放音乐或制作音乐的设施或机器。——译者注

② “统一服”源于古代 “~~统一服~~”一词。——作者注

天空蓝得令人欢欣 ,每一个号牌上都映现着初升的小太阳 ,一张张明净的脸盘 ,绝无半点邪恶的阴影。到处是一片光辉……说来你也许会明白 ,仿佛这世间万物都是用同一种发光的、含笑的物质构造而成的。还有铜管奏出的“塔——嗒——嗒”的节拍 ,这些铜管奏出的音阶 ,在阳光照耀下仿佛闪闪发光。我们随着每个音阶在攀升 ,越来越高 ,直达令人目眩的蓝天……

又像今早在飞船建造现场那样 ,此刻我又仿佛生平第一次看清了眼前的一切 :不可移易的、笔直的街道 ,晶莹闪亮的路面 ,精美透明的六面体屋宇 ,显示着正方形和谐的灰蓝色队列。而且我觉得 ,仿佛不是过去的数代人 ,而是我 ,正是我自己 ,战胜了古老的上帝和古老的生活 ,正是我自己创造了这一切 ,我就像是一座高塔 ,不敢移动我的臂肘 ,惟恐把墙壁、圆屋顶、机器碰得粉碎……

接下来 ,一眨眼间跳过了好几个世纪 ,由“十”号跳向“一”号。我回忆起 (显然是对比引起了联想) ,我突然回忆起博物馆里的一幅绘画。画面上是他们 19 世纪当时的一条大街 ,人群、车轮、牲口、广告、树木、颜色、小鸟……花里胡哨、乱七八糟地堆砌在一起。据说当时确实如此 ,这倒是很有可能。可我却感到这太不真实、太荒诞了 ,以致我忍不住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随即从右面传来了笑声 ,就像是回声一样。我转身一看 ,两排洁白的、异常洁白而又尖利的牙齿映入我的眼帘 ,这是一张陌生的女人的脸。

“对不起 ,”她说 ,“您兴冲冲环顾四周的神情 ,很像神话中创造世界后第七日的那个上帝。我觉得您肯定相信 ,连我也是您创造的 ,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创造的。我真受宠若惊……”

她说这话时毫无嘲讽之意 ,倒可以说 ,还带着几分敬意 (也许她知道我是“一体号”的建造师)。但是 ,我弄不清楚 ,不知是

她的眼神里还是眉宇间 ,有一个令人恼火的、莫测高深的 载,而且我怎么也捕捉不到它 ,无法用数字表示它。

我不知怎么感到很尴尬 ,语无伦次地为自己的发笑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 :显而易见 ,今天这个时代和当时那个时代之间的这种反差 ,这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为什么是 ‘不可逾越的 ’呢 ? (好洁白的牙齿哟 !)鸿沟上可以架座桥嘛。请您想想看 ,这铜鼓、方队、横列 ,不是也曾经有过吗 ,所以…… ”

“说的是 ,这个道理很明显 !”我大声喊道 (她几乎是用我的原话说出了我在散步之前记录下来的想法——这种思想的重合现象 ,令人拍案叫绝)。“您瞧 ,就连思想都是如此。这是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单独的 “一 ” ,而只是 “之一 ”而已。我们彼此是如此相似…… ”

她说 :“您敢肯定吗 ?”

我一看见她那两道挑到太阳穴的剑眉——活像 载字母的两只小犄角 ,不知怎么就乱了方寸 ,我朝左右两边看了一眼……

我的右边是个女性 ,身材瘦削 ,轮廓鲜明 ,僵硬中透着柔韧 ,像鞭条一样 ,她是 陈景润 (直到这时我才看见她的号码) ;左边是 韵原园她则截然不同 ,全身是由一些圆组成的 ,手腕上有一条孩子般的褶纹 ;我们这四个人最边上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性号民 ,他长得像字母 杂折成两道弯儿。我们彼此并不相同嘛……

右边这位 陈景润多半觉察到我的困惑的眼神 ,叹了口气说 :

“是啊……很遗憾 !”

说实在的 ,她这句 “很遗憾 ”说得恰如其分。但是 ,她的脸上 ,也许是声音里 ,总有些不大对劲儿……

我一反常态 ,声色俱厉地说 :

“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科学在进步 ,道理很明显 ,即使不是

今天 ,那么再过五十年 ,一百年..... ”

“就连大家的鼻子..... ”

“是的 ,就连鼻子 ,”这一次我几乎是大声吼叫了。 “既然存在嫉妒的原由 ,不管什么原由.....既然我的鼻子是钮口形的 ,而别人的鼻子..... ”

“噢 ,您的鼻子吗 ,用古人的话说 ,您的鼻子倒称得上是 ‘古典式 ’的呢。不过您的手.....不 ,不 ,让我看看您的手 ,让我看看 !”

我最受不了人家看我的手。我的手布满了汗毛 ,毛烘烘的。这是荒诞的返祖现象。我把手伸出去 ,并且尽可能用一个旁观者的语调说 :

“一双猴子的手。”

她看了看我的手 ,又看了看我的脸。

“这可真是绝妙的协调。”她好像称分量似的 ,用眼睛打量着我 ,眉梢上又显现出两只小犄角。

“他登记在我的名下 ,”韵原^原高兴得咧开了粉红色的嘴巴。

她这话还不如不说 ,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总之 ,这个可爱的韵.....怎么说呢.....她的语言速度设定错了 ,语言的秒速总应该略微小于思想的秒速 ,而决不可相反。

大街尽头蓄能塔^①上的那口钟铛铛地敲了 几下。个人活动时间结束了。陈原^原和那个 杂体形的男性号民一起走了。他那张脸令人肃然起敬 ,并且此刻看上去好像还很面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 ,一时想不起来了。

分手的时候 ,陈原^原对我笑了笑——仍旧是像 载似的让人

① 蓄能塔 (英译 粤译 粤译 粤译 粤译)是一种收集、贮存大自然中放电现象 (如雷电)产生的能量的装置。——译者注